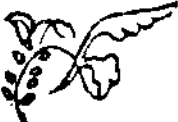


凱 勒 著

鄉村裏的 羅密歐與朱麗葉



作 家 出 版 社

 凱 勒 著 

鄉村裏的羅密歐与朱麗葉



田 德 望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鄉村裏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高特弗利·凱勒 著

田 德 望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307) 字數：53千

開本 31''×43'' 1/50 印張 $2\frac{3}{5}$ 插頁 1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30000

定價 (6) 冊·26元

前 記

高特弗利·凱勒(1819—1890)是十九世紀後半葉瑞士最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他的創作是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瑞士的社會生活和民主運動分不開的。

許多世紀以來，瑞士一直是一個中世紀式的落後保守的國家，由獨立自主、各自為政的二十二個州組成。一八四八年，德國資產階級由於害怕無產階級而背叛了革命，放棄了通過民主路線爭取政治統一和民族統一的鬥爭。但這次革命却使瑞士有了可能改革自己的封建憲法，使瑞士從許多小國的聯盟變成一個統一的聯邦國家，為發展工商業和將瑞士變成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掃除了障礙。社會的改造也加速了瑞士進步的民族文學的發展，而凱勒正是其中一個優秀的代表。

凱勒於一八一九年七月十九日生於蘇黎世一個共和派手工業工人的家庭裏。父親的早逝，使他不得不在爲貧寒子弟設立的學校裏讀書，後來升到了州立工業學校，又因爲參加反對一個不受欢迎的教員而被開除。此後數年，他自己讀了些書，也到當時德國造型藝術中心之一的慕尼黑學過繪畫。經過一連串的挫折和失望之後，凱勒回到祖國。這些經歷，都記述在他後來出版的自傳體小說“綠衣亨利”裏。

一八四六年，凱勒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詩集“自學者之歌”，基本上這是一部慷慨激昂、令人振奮的政治抒情詩。一八五〇至一八五五年期間，凱勒僑居柏林，他的最好的作品，可以說都是在這裏寫成的，同時，他在創作上也達到了成熟的境地。這期間寫成的“綠衣亨利”，就是對那個時代的進步知識分子的典型寫照。

到一八九〇年凱勒逝世時止，他的重要作品計有“七個傳說”、“塞爾維拉的人們”、“蘇黎世故事”、“箴言”、“馬丁·薩蘭德”等。就中“塞爾維拉的人們”最能表現凱勒的創作特色——他在

這兩卷短篇小說集裏以諷刺作家和倫理學家的姿態出現，向中世紀殘餘和當時已在瑞士流行的新興資產階級的惡習進行鬥爭。

“鄉村裏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是“塞爾維拉的人們”中的一篇。凱勒借用了莎士比亞悲劇的題目來做這一篇小說的題目，描寫兩個青年人的無私的戀愛和悲劇性的死亡，指出他們怎樣作了兩家父親的貪財本性的犧牲品。通過凱勒的筆觸，我們看到了瑞士偏僻地方的守舊生活，看到了小私有者的心理狀態和癖性；而薩利和芙蘭琴，這一對瑞士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雖然以他們感情的全部力量反抗守舊心理和成見，但是他們畢竟不能擺脫周圍偏見的影響，因此更加深了這篇故事的真實的悲劇氣氛。

“鄉村裏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不僅是凱勒最好的一篇小說，同時也是十九世紀瑞士文學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1955年10月

Gottfried Keller

Romeo und Julia auf dem Dorfe

根據來比錫和維也納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出版的校訂本“凱勒全集”和來比錫 Insel-Verlag 出版的單行本，並參照柏林 Volk und Wissen 一九五〇年出版的單行本譯出。

講起這個故事，假如它不是根據一件真實的事情，証明以往的偉大作品所依據的情節，個個都在人生中扎了多麼深的根的話，那將是一個無聊的摹擬。這樣的情節，爲數不多；可是它們不斷換上新裝，重新出現，逼着人們非去捉住它們不可。

在那條離塞爾德維拉只有半點鐘路程的美麗的河水旁邊，隆起一個很大的、開墾得很好的土崗，逐漸消失在肥沃的平原裏。在這土崗的腳下，遠遠地坐落着一個有不少大農舍的鄉村。好多年以前，這斜坡上並列着三塊又美又長的田地，好像三條展開的大帶子。一個晴朗的、九月天的清晨，有兩個農人各自在兩塊田裏耕作着，明確點兒說，就是在靠邊的兩塊田裏耕作着；中間那一塊像是荒廢了好多年的樣子，因爲已經蓋上了一層石頭和高高的野草，無數長着翅膀的小

動物，不受驚擾地在上邊嗡嗡地飛鳴着。在兩邊田裏犁着地的農人，個子都很高、骨格粗大，年紀都在四十歲光景，一看就知道是兩個有點兒根基的農民。他們穿着耐久的粗亞麻布短褲，褲子上每一個褶痕都有固定不變的位置，看起來像彫刻在石頭上的一般。每逢他們碰到一個障礙物，把犁柄握得更緊的時候，粗糙的汗衫袖子便由於受到這輕微的震動而抖動，同時那刮得光光的面孔，平靜地、聚精會神地、稍微眯縫着眼睛，對着陽光朝前面望去，一面在度量着犁溝，只是偶而遠處傳來什麼響聲打破了田野的寂靜時，他們才向周圍眺望一下。他們慢慢地，以某種天然的優美姿態，一步一步向前走去，除了偶而給趕着雄壯的耕馬的雇農一些指示外，全都一言不發。於是，從相當的距離看來，他們十分相像；因為他們正代表了這個區域的本地人的類型。乍一看，也許只能在這一點上區別他們：這一個戴着白帽子，帽頂子向前，那一個帽頂子卻向後搭拉到脖子上。但是一等他們掉轉耕地的方向，他們帽子的位置也就掉換過來了；因為每逢他們面對

面在崗上相遇，彼此走過的時候，那個迎着涼爽的東風走去的人，他的尖帽就向後邊倒下去，而那個順風而行的人的帽子却向前豎起來。每次也有一剎那的間歇階段：這時候兩頂閃光的帽子就筆直地在空中動蕩，像兩道白色的火焰向天空吐舌。他們倆就這樣安安靜靜地耕着地；看着他們在那一片寂靜的、金黃的、九月天的景色中在崗上悄悄地、慢慢地對面走過，逐漸分開，越離越遠，最後像兩顆殞落的星似的，消失在土崗的穹窿後面，過了好久又從那裏重新出現，這種景象是很美麗的。每逢他們在犁溝裏發現了一塊石頭，就漫不經心地用力一扔，把它扔到中間那塊荒地裏。這種情形倒也少見，因為這一塊地差不多已經把所有在那兩塊鄰田裏能夠找到的石頭都給負擔起來了。漫長的清晨就這樣過去了一部分，這時有一輛精巧的小車，從村裏向這邊走來，剛上這斜坡時，小得幾乎都看不見。這是一輛塗了綠色的小孩車，那兩個耕地的人的孩子，一個男孩和一個很小的女孩，共同把上午的點心放在車裏運來，給每個農人一塊好麵包，用一塊

手巾包着，一壺酒和一只酒杯，还放上了一些額外的小吃，这是溫柔体貼的農家婦給勤勞的當家的附帶送來的。此外這車裏还裝了各種奇形怪狀的、已經咬過的蘋果和梨，這是孩子們在路上揀起來的。還有一個完全光着身子的、黑眉烏嘴的布娃娃，只有一條腿，像個小姐似的在麵包中間坐着，安閒自在地讓車子拉着走。這車經過了不少次的碰撞和逗留，最後到了崗上，停在田邊一叢小菩提樹的蔭涼裏；現在可以更清楚地觀察一下這兩個車夫了。一個是七歲的男孩，一個是五歲的小女孩，都很康健活潑，此外，看上去也都沒有什麼特別引人注意的地方，只是兩個都有一雙很美麗的眼睛，那女孩還有淺褐色的臉龐和鬢曲的黑頭髮，使她臉上帶着熱情。耕地的人現在也都回到了崗上，他們在馬前放了一些三葉草，把犁擱在開了一半的犁溝裏，便以好鄰居的關係一同吃起點心來，這才互相招呼；因為這天一直到現在他們彼此還沒有說過話呢。

他們現在一面心滿意足地吃着早點，並且滿懷着慈愛，把早點分給孩子們吃，吃喝幾時不

完，孩子幾時不離開這個地方；他們一面四下裏眺望着，看見小城烟霧迷漫，在山裏閃光，因為塞爾德維拉人天天準備豐富的午飯，常有一片光輝遠射的銀色炊烟飛上屋頂，貼着山樹悠然飄去。

“塞爾德維拉的二流子們又做好飯食啦！”農人中一個姓曼茨的說。那個姓馬蒂的答道：“昨天就有一個小子爲着這兒這塊地來到我家。”“從縣參事會來的吧？他還去過我那兒呢！”曼茨說。“真的？他大概也是想讓你種這塊地，給老爺們納租子吧？”“是的，一直到斷定了這塊地屬誰，該怎麼處置再說。但是這種替人拾掇荒地的事，我謝絕了，我說，他們儘可以出賣這塊地，把款子保管起來，直到找到原主爲止，這也許永遠不會成爲事實；因為不管什麼事情一進塞爾德維拉的衙門，就會在那兒耽擱很久，何況又是這麼一件麻煩事。在這個期間，那些二流子樂得從租金裏揩點油水，他們當然也不會放過那賣地得來的錢；但是我們會當心，不把價錢抬得過高，到那時候我們就準知道，我們該怎麼辦，這塊地究竟

應該歸誰！”

“我也是這樣想，也給了那二流子一個同樣的回答！”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曼茨就又開始道：“不過也真是可惜，好好的一塊地就這樣閒着，實在不像話。閒到如今已經二十來年了，沒有一個人問過它；因為這村裏誰都沒有權利要求這塊地，並且誰也不知道，那個敗落的吹鼓手家的子孫們下落如何了。”

“哼！”馬蒂說道，“就是這麼一回事！我一看那個時而和流浪人們混在一起，時而又給村裏伴奏跳舞的黑琴師，我就想賭咒說，他就是那個吹鼓手的孫子，他當然不曉得，他還有一塊地哩。可是他要地幹什麼？爛醉上一個月，過後還不是和從前一樣！況且，這件事既然還不能落實，怎麼可以給他透個風呢！”

“那樣一來可就會惹出好事情來啦！”曼茨答道，“爲了否認這個琴師在我們教區裏的鄉土權，就够咱們麻煩的了，因為人家總想把這個流氓硬推到咱們身上。既然早先他的爹娘和流浪人合了

夥，他也可以留在那裏，給那幫補鍋的遊民拉提琴兒啦。我們憑什麼知道他是吹鼓手的孫子呢？就說我罷，我雖然相信我在琴師的黑臉上完全認出了那個老头子的樣子，我还是說：錯誤是人之常情，一張不起眼的破紙，一小片洗禮証，比十個有罪孽的人的臉更使我心安！”

“哎呀，可不是麼！”馬蒂說道，“他当然會講，沒給他施洗，並不是他的过失！可是難道就應該把我們的洗禮盆作得可以在林子裏搬來搬去麼？不，那是固定在教堂裏的。掛在外面牆上的那副抬棺材的担架倒是可以搬動的。我們村裏人口已經過多了，快需要兩個小學教員啦！”

說到這裏，農人們這頓飯已吃完了，話也談完了，他們站起來，去把今天上午還沒完的活兒做完。兩個孩子却已打算好和父親們一同回家，於是先把他們的車子拉到小菩提樹叢裏掩護起來，然後到那塊荒地裏去探一次險，因為那兒的野草、灌木和石頭堆子，呈現出一片罕有的荒野景象。他們手拉手在這一片綠色的荒野中遊玩着，把攜着的手晃过高高的薊叢作為樂事，最後

就在一叢刺薊的蔭涼裏坐下，那女孩開始把車前草的長葉子給她的布娃娃穿在身上，這布娃娃便得到了一條美麗的、有鋸齒形花邊的綠裙子；再把一朵孤單單開着的紅罌粟花給它蒙在頭上當作頭巾，還用一棵草把它綁結實了。特別是當它又得到了一條用小紅漿果串成的項鍊和腰帶以後，這個小人兒看起來就像一個女巫了。緊接着他倆就讓它高高地坐在薊莖上面，瞪着眼瞅了它一會兒，後來那個男孩看夠了，便一石頭把它打了下來。這一下子它的服裝可不整齊了，那女孩就快快地給它脫掉衣服，好重新把它打扮起來；可是當布娃娃剛剛脫完衣服，只留着那塊紅頭巾時，那粗野的男孩就從他的女伴手裏搶過這個玩具，把它高高地扔到空中去。那女孩哭着喊着跳起來去捉，但是那男孩又先把布娃娃捉到了手，重新扔到空中去，弄得那女孩總是白忙一場，他就這樣逗着她玩了好久。飛着的布娃娃却在他手裏受了傷，明確一點說，傷是在它那隻獨腿的膝蓋上，在那兒破了一個小窟窿，漏出一些糠來。那個搗亂鬼一看見這個窟窿，就像耗子似的靜悄悄

地，張着嘴，熱心地忙着用小手指擴大那個窟窿，搜尋糠的來源。他的靜默引起了那可憐的女孩極大的懷疑，就擠到他跟前去，一看見他的惡作劇，不由得大吃一驚。“瞧啊！”他喊道，一面把那條腿在她鼻子前頭晃來晃去，糠都飛到了她臉上，她連喊帶叫地央求着，當她正要伸手去取時，他却又跑開了。兩個人鬧個不休，直到那整整一條腿都掏空了，像一枚可憐的荳莢一般搭拉着，他才把那受虐待的玩具往下一摔不要了。當那幼小的女孩哭着倒在布娃娃身上、用圍裙把它包上時，他便裝出極其頑皮和滿不在乎的樣子。她把布娃娃拿出來，傷心地端相着這可憐的東西，一看見那條腿，就又放聲大哭起來，因為這條腿在軀幹上搭拉着，就像一條火蛇身上的小尾巴一樣。她拚命地哭，哭得那個作壞事的心裏終於有點彘扭了，他站在这訴苦者的面前，又着急，又懊悔；她一理會到這種情形，就突然止住了哭，用布娃娃打了他幾下，他裝作被打疼了的樣子，喊了一聲“噢！”他喊得那樣自然，使她滿意了，就和他一同繼續作起破壞和解剖工作

來。他們在這殉難者身上鑽了一個洞又一個洞，讓糠往外亂漏，他們把這些糠仔細集攏到一塊平坦的石頭上，堆成一個小堆，一面攪動，一面瞪眼看着。布娃娃身上剩下的唯一結實地方就是腦袋了，現在當然就特別引起了孩子們的注意：他們很細心地把這顆頭和榨空了的屍體分開，然後向空虛的內部驚奇地窺探起來。他們一看見那個古怪的窟窿，又看見了糠，首先引起來的一個最自然的念頭就是用糠把這顆頭塞滿，兩雙小手爭着把糠往裏放，於是這顆頭有生以來第一次裏面有點東西了。不過那個男孩或許仍然把裏面的東西看作死學問，因為他突然捉住一個大蒼蠅，一面用掌心扣着這嗡嗡直叫的蒼蠅，一面命令那女孩，把頭裏的糠倒乾淨，然後就把蒼蠅關在裏面，用草堵上那個窟窿。孩子們把這顆頭拿到自己的耳朵旁邊听听，然後鄭重地把它放在一塊石頭上；因為上面還蒙着那朵紅罌粟花，這顆有响声的頭現在看起來就像一個預言家的頭似的，兩個孩子一面擁抱着，一面靜悄悄地傾听着它的報告和童話。但是每個先知都毫無例外地引起恐怖